

老同学敖浩特发来一组照片,令我在那一刻坠入记忆。敖浩特是呼伦贝尔的生态摄影家,他终年在草原和森林中爬冰卧雪,栉风沐雨,拍摄动物和植物。他拍动物总是活生生地让你眼前一亮,那些或明亮或朦胧的眼神包含着种种生态隐喻,那些出人意料的姿态讲述着奇异的大自然故事——狐狸妈妈将鼯鼠抛到空中,再跳起来抓住,然后把鼯鼠交给狐狸崽,狐狸崽便开始临摹,直到学会猎食;苍鹰的巢穴有几根最结实的铁盘,那是苍鹰从人类的地盘上拆来的铁丝。在鹰的眼睛中,这个世界就是它们按需攫取的荒野;森林里没有天敌的猞猁居然与人为友,天天到林业管护站卖萌,那眉眼鼻翼,嘴唇耳轮却不细致,法令线,抬头纹,玲珑迢迢,熠熠楚楚,仿佛大师的笔墨丹青,难怪那些护林员一见面就先软下来了;猫头鹰在摄影家的相机冻僵前终于眨了眨滚圆的眼睛,施舍了一个难得的瞬间,瞬间把森林的暗夜点亮;棕熊妈妈把熊崽扛在肩上,大摇大摆地从公路上走过……我每每把他的作品当作显微镜来使用,原因是我虽然常行走于草原森林,可除了写作《守候黑嘴松鸡的爱情》《羊群中的一只雁》《驯鹿之语》时曾经过的蹲守,大都无法近距离细观动物,尤其那些鸟儿,总是在我的远处转瞬即逝,留给我一片无痕的天空。敖浩特这一次拍摄的主角是久违的大鸨。

雄性大鸨 敖浩特 摄



大鸟盛放如花

艾平

絮语怀

大鸨属于鸨形目,鸨科,别名地鸨、独角、野雁等,是草原上最大的候鸟,以草叶、花序、植物种子和小虫类为食,可以长到10公斤重,将近1米高,可飞到200米高,但起飞前需要助跑约50米,它们胆小敏感,会脱水,栖身在湿地和荒原边缘。大鸨的分布地由欧洲南部向东北方向延伸,一直到中国北方及西伯利亚南部。呼伦贝尔水草丰美,是大鸨过夏的首选之地,它们在这里产卵并哺育幼鸟,秋季向南迁徙。敖浩特的照片再现了草原大鸨的生存景象。春季,草原一碧千里,他先是用广角把鸟群置于天地之间,展示其成群结队的阵容,继而利用温暖的光线,将一只只大鸨的身姿照亮,再用微距将它们羽毛和胡须、肢体和神色细细刻画出来。你看——在水泡子周边的干草处,芨芨草长成了一个大大绿球,大鸨们在大绿球的阵仗里聚拢。健硕的雄鸟正介入雌鸟群,那生命中汹涌的激情,喷薄欲出。为了获得雌鸟的青睐,它们不惜竭尽全力,或昂首直立,或踱步而舞,纷纷翻卷起全身的羽毛,把自己变成一朵蓬勃的大花,在阳光的金辉里媲美英雄。那些盛放如花的大鸨个个鲜亮夺目,它们的羽羽是清爽的浅灰色,翎羽洁白如雪,颈部的羽毛或橘黄渐棕红,或淡褐色渐棕加黑色斑纹,每当展翅时,它们的初级飞羽中见一抹赭红……它们的虹膜如黑色的珍珠闪闪发光,其喙油润如青竹色的丝绸,那一对附跖,像植物的根茎般扎实,在繁复的花瓣掩映下稳健地移动着……原本亭亭玉立的大鸨变形了,它们逐队成球,踮起脚尖,五彩飞扬,可谓罕见。这时我的心里突然微微一动——大鸨的喉部膨胀出来个气囊,气囊上绽放出两道透明的蓝紫色,一经它们通身的暖色调衬托,尽显突兀而明媚,就像一个持重的绅士胸前突然戴上了两朵娇艳的马莲花。我在童年时代曾经遇见过此鸟。原来,被50余年落雪掩埋的记忆并没有石化,竟然一触即发,瞬间被大鸨身上那两道蓝紫色给翻阅了出来。遥远而寒冷的呼伦贝尔,自古是游牧和狩猎之地。我的童年是在海拉尔肉联厂的职工宿舍区度过的。我们家出了门就是草甸子,3公里外就是林缘山野,周围可以看到麦田里覆盖着一层大雁和野鸭,白棉花团一样的狗子屁股一闪一闪地跳跃,当然夜晚也会听到凄厉的狼嚎。厂子的大多男职工终年跋涉于山野草原,把成千上万的牛羊赶到厂里,其间且暮,冷暖饥渴,皆依赖大自然的恩赐和庇护。记忆中的画面清晰而黯然,那只大鸨耷拉着头躺在我们家的地板上,旧地板是朱红色的,大鸨的羽

毛上沾着泥水,它一动不动,眼球像不会动的黑点,无法判断它是否活着,它的身上几处脱毛,伤口微微发红。我按照母亲的嘱咐给它送水和高粱米粒的时候,它的羽毛会抖动一两下。不知道过了多久,它慢慢地站立了起来,被母亲放在了菜园子里。记得母亲说这只大鸨是赶工人带回来的,是母亲从邻居的杀鸡刀下要回来的。中间的过程我已经说不清了。印象中只留下了这样一个下午——我放学回来,看见父母正忙乱地从屋里往外搬东西,那只大鸨被一群孩子围在院子里,向它投石子,还拿柳条竿捅它,大鸨想要逃跑,却无法冲出包围,它气炸了,翻起浑身的羽毛,雄赳赳地向那些孩子逼近,喉咙两侧出现了蓝紫色的气囊……许多年之后,我到我到海拉尔河中间的狼岛采访,成群的鸨鸟在周围栖息。和牧民阿巴聊聊天,得知当地有句老话,鸨鸟和老鸨,肉又白又香,还可以解毒益气、润泽肌肤。阿巴守着湾河水,没抓过一只鸨鸟。记得母亲当年救治大鸨,只因为她觉得那是一条命,丝毫没有养大了吃肉的想法。岁月如梭,大鸨在我记忆里渐渐消逝了。呼伦贝尔见过大鸨的人不多了。老一辈纷纷远去,年轻人知道更多的是“天鹅飞来不想回……”“鸿雁飞天……”等等歌词。而今草原容颜焕然一新,绿野婆娑,大鸨归来,无疑是天地在回馈人类的生态保护之举。我要到草原上寻觅大鸨,想看看大鸨盛放如花的情景。事先询问了我的老哥哥巴特。老哥哥当年是远近闻名的马鞍匠,年近八旬。他把草原装进心里,住进了楼房,终日静坐,将一壶奶茶品成了美酒。他知道远方的马群正像石头那样昂着头,知道暴风雪和沙尘暴仍不肯停下脚步,知道春天的花和秋天的雁在哪一天归来又在一天离去,他是在听鸟唱歌,与风低语。老哥哥告诉我,在马驹即将开花的时候,大鸨鸟群已经从南方回来,马驹的蓓蕾和花瓣是草原给它们安排的盛宴。他说,南在呼伦贝尔的旱草地,北在额尔古纳的麦田,近的地方是呼伦湖和贝尔湖之间的乌尔逊河岸边,你住这三个地方走,八成不会虚行。茫茫大草原,一句话就是七八百公里。我始终没有找到敖浩特拍摄的那种场景,也没有用望远镜追踪到大鸨隐于百草深处的扑朔迷离,只是在额尔古纳的麦地里看到了大鸨稀疏的脚印。老哥哥说,把心静下来等吧,大鸨的春雏还没有出窠……世上所有美丽的邂逅,一定是来自久久的坚守。我终于在直升机上发现了几只大鸨,它们游移在呼伦湖西岸青格乐图家的草地上,没有想象中的花团锦簇,那是七八只朴素的雌鸟,要比雄鸟矮一半,看到不远处有羊群和骑马的牧人,它们没有立刻助跑飞走。《诗经》中的肃肃鸨羽,集于苞栩。肃肃鸨翼,集于苞棘。肃肃鸨行,集于苞桑,将大鸨作为诗歌的比兴;古时有大鸨成群生活在一起,每一群的数量总是七十只,于是人们在鸟字左边加上“七十”字样,就构成了“鸨”;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认为“鸨无舌,……或云纯雌无雄与其他鸟合”。敖浩特告诉我,大鸨的存在对于草籽的传播和生态系统的平衡有重要的作用。至于为什么大鸨的气囊会是蓝紫色的,他如是推断:每一次南行归来,大鸨需要大量马莲花驱虫解毒,强健筋骨,因此它们的身体里储存着马莲花的蓝紫色花青素。青格勒图和巴特告诉我,在草原人的眼里每一种鸟都善良可爱,百灵鸟教他们唱歌,蓑羽鹤教他们跳舞,大鸨帮他们播撒草籽,除掉有毒的甲虫和蝗虫,鹰隼雕鸮帮助他们消灭鼠灾,天鹅告诉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只有拥抱着大自然的人,才能道出生态的真谛。

□安宁

寂静山谷

大西洋湿润饱满的水汽,穿越欧亚广袤的平原,一路驰骋向东,跨越5000公里,最后抵达伊犁河谷,与天山上的融雪一起,汇聚成丰沛的甘露,让这里森林茂密、草原辽阔、土地富饶。太阳也眷恋这一片大地,每天早晨6点升起,夜晚11点才迟迟离去,似乎要将它全部的光和热,永恒地留下。大自然在这里浓墨重彩,肆意涂抹。3月的冰百合,4月的桃花,5月的贝母花,6月的薰衣草,7月的油菜花,8月的向日葵,9月的香紫苏,10月的稻田,漫长冬日的苍茫雪原,造物主以浓郁斑斓的色彩,震动着途经此地的每一个旅者。而在巍峨险峻的天山上,圣洁的冰雪正慷慨地流向人间。巨龙般横亘在古老星球上的山脉,由东向西,浩浩荡荡,绵延2000公里。每一道峡谷里,万物都遵循着四季的法则,以其蓬勃的生机渲染着大地。河谷里世代栖居的人们,或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在劳作的间隙,抬头仰望天上亘古不变的白云,常常神情恍惚,觉得宇宙中所有的云彩,都落在了连绵起伏的山顶,化为晶莹的雪,在春天沿着森林、山谷、草原、田野,一路向西,又与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相遇,汇聚而成人们世代仰慕的伊犁河。这条千百年来滋养哺育着人们的母亲河,像柔软的天蓝色绸缎,自天山开始,从东向西,一路奔腾,绵延上千公里,仿佛与雄浑的天山结为伴侣,播撒下生命的种子,所过之处,无不鲜花怒放,草木葱茏。就在60年前,屯垦戍边的人们

怀着战天斗地的激情,从大江南北抵达这片荒无人烟的土地。每日艰辛的劳作,并未消磨掉人们对于爱情的向往。天山下清澈的伊犁河水,撩动着年轻人的心弦,于是他们围着篝火深情地唱出《草原之夜》:“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等到千里冰雪消融,等到草原上送来春风,可克拉改变了模样,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伊犁河谷的草原上,有多少美丽的花朵,就有多少爱情的歌咏,跟随着水飘到远方。牧人们在天山脚下辗转迁徙,这些凄美的故事,也口口相传,遍地生根。仿佛河谷里每一棵挺拔的树,都是英俊的男子;每一朵娇艳的花,都是痴情的少女;每一条河流,都是滋养爱情的甘泉;每一只飞鸟,都在自由的天空下为爱情歌唱;每一片落叶,都闪烁着爱情的光。年轻的人们怀揣着理想,从遥远的海边城市抵达这里,并将这片祖国边疆的土地,作为生命的中心。就在这片亚洲的心脏上,他们献出了热血沸腾的青春,又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献出自己的子孙后代。爱情会让人忘却一切的人生苦痛。所有苦涩坚硬的,都将被爱情酿为甜蜜和温柔。所有胆怯脆弱的,也都将因为爱情,在风雨中挺起勇敢的胸膛。每一个在这片广袤大地上游荡的人,都会在这莽莽的丛林和无边的沃野中,生出一抹爱情的哀愁。这哀愁如此明亮,仿佛永恒的阳光洒满了大地。它让所有粗糙的心变得细腻而又孤独。一个人走了很多天,依然没有走出湿润的伊犁河谷,或许他花费漫长的一生,也走不出这片苍凉的大地。一只鸟儿飞过春夏秋冬,也没有离开这里,或许它花费漫长的生,也飞不过高耸入云的雪山。于是,这颗亚洲的心脏上,便植满了哀愁。当人们抬头仰望苍穹,数以万计的星辰,也浸染了人类的哀愁。这穿越生死、亘古永存的哀愁里,是对爱情永恒的追寻。

风且吟听

□风凝

水墨小村

在冬天,北方小村被一场寒风冷雪勾勒成一幅水墨丹青。一人小村,抬头便能望见挺立于村中小山之巅的一棵老松。这个时节的山,有些冷峻,四季常青的老松为了配合节令的更替也会暗淡下来,多了几分厚重与沉稳,如同久经沧桑的长者,有着处变不惊的超然。在老松周围,还有许多参差错落的小松,它们明显更具朝气与活力,让人生出一种“儿孙绕膝前”的感动。松树的松枝上、松塔上,开出了洁白的雪花,一团团,一簇簇,像一个个小绒球,蓬松而纯净。站在老松旁俯瞰,小村尽收眼底。最喜欢在清晨或黄昏登山,可见整个村庄笼罩在炊烟里的情景。炊烟,是从小村上空一道道画卷,它裹挟着人间烟火的气息,袅袅升入云端。那时候,会让你觉得世上并非赤橙黄绿青蓝紫才引人注目。小村依山傍水,气温骤降之际,便是冰瀑凝成之时。这冰瀑,挂在一面峭壁上,虽是凝固的,却保留着泉水流动的姿态。上面的圆润,下面的尖锐,有的冰柱如一根擎天柱,从峭壁之顶一直延伸到地面之上,高大而结实。有的冰柱一个挨着一个挤在这有限的空间里,长短不齐,形状各异,如一柄柄神兵利器,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光。峭壁的斜坡上则是另一番模样,这里的冰,一层层地堆叠着,或状如顽石,或形似莲花,或慵懒成一坨海带,或绵延成一汪冰潭,少了几分利刃出鞘的霸气,多了

炊乡烟土

了几许荡气回肠的柔情。泉水在冰瀑的罅隙淌下来,节奏缓慢,音质缥缈,生出几分空灵的禅意。想来,只要泉流不止,这冰瀑定如花草菜蔬一般,会生长,会衰老,会经历生死轮回。在村庄与村庄的交界处,有一道河湾,黄昏时分,灰白的林木梢惊现几缕彩色的流云,在流云缭绕的地方,一颗大太阳,圆圆的,亮亮的,泛着柔和的光莹。冬日夕阳,明净而沉静,充满一种静谧的气息。不停变幻的流云,为夕阳更添几分神韵。流云如带,紫绕腰际,夕阳便成了下凡的仙子,飘逸灵动;流云似纱,遮蔽脸颊,夕阳就化作弹唱的歌女,风情万种。夕阳俏皮地从云间穿梭,若柴门内的女子般,自带小家碧玉的灵秀之气。水流潺潺,鸟鸣啾啾,偶见白天鹅和赤麻鸭的踪迹。时紧时慢的河道风,密密麻麻的护堤树,落日将柔和的光线随意洒落在河湾里,洒落在堤坝上,洒落在每一个为它停留之人的头上、脸上和心上。夕阳西下,本为自然,一旦被赋予了人的心性,那轮红日,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胜景。一只小花猫被一只大黄狗撵上树,嗖的一下,抖落几片雪花,雪花调皮地钻进脖颈,冰冰凉凉。穿过这个小村,还有下个小村,村与村之间,或隔着山峦,或隔着河道,跋山涉水去串门儿,也是不错的选择。冬日,生活在小村的人们闲下来,就连一日三餐都改为两顿。走走亲戚,拜访朋友,尝尝新茶,喝喝小酒,一坐就是大半天儿,别提多自在了。入夜,大雪再一次降临,小村彻底变成了一幅水墨画。

老哈河 (组诗)

□毕树有

控不住的河流

一条河流唤醒了我的梦
那条红纱巾飘走了
那一刻
我无法挽留,你执意而去

生命在流淌
生与死,我永远都不会寻找真相
自从你挣脱了我的视线
隐痛,长成一棵荆棘的仙人掌

一条河流就活生生不见了
一条红纱巾却总飘在梦里
是生命就会消失,我的念想不会消失

如今,那棵河柳弯着身躯
河床深陷成一道皱褶,那些蚊子
替你翻开倒叙

把一条河流拴住
也是被一条河流拴住,你只是在枝头
摆了摆手
顺着目光滚滚流去

一声鸟鸣

阳光下,一只鸟儿,打一个旋子
心头一紧,被拉上云霄

大地上长出一片鸣叫
秋雨,洗刷时光的污垢
那被吻走的爱,装进一只空巢
不知谁为我挂上枝头

命运会在累累伤痕上结出因果
把惆怅撕成花絮在心头点燃
风的耳朵开成九月的花,静静绽放

一声鸟鸣吻走了一条河流
一声鸟鸣也会吻回一条河流

断流河

手指的方向是抹不去的伤
忘不了那落日的余晖,追逐一条
断流的老河
受伤的鸟儿直冲对岸
它背上的婴儿哭疼挣扎着
撕裂天空下的雁鸣
攥紧时空的绳索

从马背上接过硝烟中逃出的孩子
干柴烘烤干了孩子的惊恐
千里之外
雏鸟和我待哺的孩子一样啊
日夜夜里孵化着梦

如今,那条河流依旧在我身体里奔
腾不息
那匹受伤的马啊
在断流河的怒吼中,一日千里

地老天荒的故事

有水就有生命
我是水生的,我把水攥在手心里
和那些花草树木
及温柔的羊儿一样

和一条鱼相遇,缠绵不休
它吹响了梦里的气泡,柔柔的
不同凡响,鸟语花香

琴弦牵着我的思绪走进了河湾
走进祖辈
地老天荒的故事
一滴水润泽一棵草,那么微妙
一颗心温暖另一颗心

枕着河流,就枕在母亲的怀抱
枕着脉搏,爱意绵绵
敲定
河流的走向

马头琴拉响岁月风尘
朝饮清露,夕踏清韵
心海风起云涌,钻进千层浪

河岸的灯光,撩动心扉
悠悠一河故事,供咀嚼
一柱悲欢,一柱甘甜
河水漫漫,带走一份牵挂
心,守望一棵树的月亮
沉思

亲爱的河流,要我的爱随遇而安,庆幸
走进你的情感世界
你是
我的一段感慨,风光无限
河流流淌
天地间流传古老的爱情
天地间
生长一河万家灯火

星诗空



彩琳 摄影 李海波 摄